



事文類聚

新集二十二之二十六
諸院 諸寺

新宮城書藏

1加³
768/67
834



167
94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二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院部

國史院 附總史官



歷代公華史官自黃帝有之夏商太史周大史小史內史外史而侯國亦置秦有大史令漢至武帝始置以司馬談為之談卒子遷嗣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修撰之職以他官領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王莽改置柱下五史後

漢至隋唯魏明太和中史職隸中書其餘多隸秘書唐武德初因隋制屬秘書省著作局貞觀移史館於門下省宰相監

利
267
38

修唐李元紘奏曰太宗別置史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

其事

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或品卑而有才者亦直焉宋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為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曆及典司圖籍之事凡國史別置院於宣徽北化院之東以藏之謂之編修院東京記云編修俗呼為史院天聖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為提舉叅知政事樞密副使為修史其同修史則以殿閣學士以上為之編修官以三館秘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充史畢即停元豐改官制日曆隸國史案每脩前朝國史實錄則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為修國史餘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庶官為編修

官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修撰餘官為檢討元祐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又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中興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選本省官兼檢討校勘以侍從官充修撰紹興五年又移史館於省之側別為一所以增重其事至九年修徽宗實錄乃即史館開實錄院明年以未修正史詔罷史館併為實錄院紹興初實錄國史皆寓史館後罷史館遇修實錄即置實錄院遇修國史即置修國史院著作局唯修纂

日曆宰相監修但提大綱檢討官搜閱校對惟修撰實專史職只據所送到時政記唐長壽中姚壽請伏下所言宰相撰

錄號時政記自禱始五代以來中書樞密院皆致時政記樞

密院直學士編修太平興國八年蘇易簡為參政自是中書

皆參政編錄唯呂蒙正嘗以宰相領其事端拱以後樞密院

事皆送中書同修為一書及王欽若陳堯叟始乞別撰不關

中書直送史館 起居注 事見左右史門 銓次其事排以日月

謂之日曆紹興十八年詔置修國史院修神哲徽宗三朝正

史元國史院有監修國史修史同修史編修官等員

群書要語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詩外史掌四方之志 小史掌

邦國之志周禮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左傳吾見百國春

秋墨子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 史之失自遷

固始記繁而志寡 了謂荀悅史乎史矣文中子刻於玉版藏

於金匱與天地相終見錯對策國史之興將明得失使一代之

典煥然可觀溫嶠表明乎國史所以弘闡大猷觀乎人文所以

化成天下自非鉤深學海囊括詞林盛周公之典謨懸仲尼之

日月則何以纂叙鴻業蕭嵩制紬史策之微烈俾垂作範之規

用成不刊之典並同上王道之端人事之紀懲勸教化在於春

秋錯綜裁成必歸良直以中樞之餘力得東觀之全才齊抗制

修明簡策惟爾之休同上裁成義例之條牛僧孺制垂褒貶於

國書 資刊削之能佇討論之美並同上總史官之微婉蕭鄴

制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二班傳稽合異同

裁成褒貶同上掌東觀陽秋之重蕭邁制遷紫薇皇極之位總

簡書刊集之司孫偓制官當喉舌職重陽秋王鐸制春秋之義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明實錄也會要魯史以來文憲之實足徵

孔子因而修之同上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

馬類要可以懲惡而勸善典籍有國之明訓荀悅紀序史官掌

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

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起居六典

詩句無金可寄東門傳有齒能欺柱下蒼陳瑩中送立之南歸

詩枕中鴻寶羞于進柱後惠文今乃寬何斯立次韻蔡提舉詩

早辭右史春秋筆歸種東陵子母瓜李漢堯父舍人挽詩玉階

良史筆金馬挾天才楊師道詩

古今事類

皆稱良史

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辯

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實錄司

馬遷傳

就續前史

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就其業班固傳

皆出一家詳見監修國史

劉知幾字子元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蕭至忠等皆領監修子

元奏記求罷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

藉功于衆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事

載言則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本傳

咸稱二子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議曰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質而

事核固文序事贍詳若固之序事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者
疊疊不厭信其能成名也

宜置座右

子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
座右也同上

抱藏南山

韋述居史職二十年祿山亂述抱國史藏於南山能存國史唐書

號為穢史

爾朱榮於魏為賊魏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
惡而增其善於是衆口喧然號為穢史並同上

為作佳傳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
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又北齊魏收修國史得楊
休之助因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

書有五難

袁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
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

典有五志

荀悅云立典有五志焉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
于寶釋云體國經治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難則書之忠臣
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告尊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
殊異則書之

才有三長

劉知幾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又唐鄭惟忠嘗聞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子元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本傳

吾有三恨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然平生有三恨不以進士擢第一恨也不娶五姓女二恨也不得修國史三恨也

執簡以往

襄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歿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

執書以奏

魏謩詔遣中使取謩起居注欲視之謩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誠陛下但為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

乞成漢史

蔡邕時為五原太守王智密免邕謗訕朝廷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積十二年靈帝崩董卓聞名高辟之三日周歷三臺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

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皆曠世逸才多識漢書當
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
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
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於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
復使吾黨蒙其訕議遂死獄中搢紳諸儒莫不流涕

叙成國書

魏司徒崔浩及弟覽高謙鄧穎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五
十卷著作令史閔堪等素諳事浩乃精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
筆遂營於天郊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
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太武帝帝大怒按
浩誅之盡夷其族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又讀誦
浩怒取而焚之拘灰廁中及浩幽執置檻內使衛士數十人溲
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
以爲報應之驗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
史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談爲太史公太史公
學天官於唐都太史公旣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
仕爲郎中奉使西征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太史公
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返見父於河雒

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生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與天官事後世中衰終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予歿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論著且夫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歿義之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予甚懼焉遷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而敢闕卒亡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退而深惟欲遂其志卒述

陶唐以來至於麟趾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惟三代錄秦紀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本紀二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一家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

答劉秀才書

韓愈

允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實錄則善惡自見矣然此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耶孔子作春秋卒不遇而歿齊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歿陳壽起又廢王隱謗退歿

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族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熒足
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得人禍則
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
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
卒能紀而傳之耶僕羊志已衰退不可爲宰相知其無他才能
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
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其功役也夫唐鉅
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掀天地決必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
必將有作者勤而纂之足下亦宜勉之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子厚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

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
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
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
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
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
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
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
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尤爾設使退
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
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
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

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以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自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攷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常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忍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國史院進三朝正史帝紀表

洪邁

三后在天誕著丕謨之懿百年積德惟憑信史之傳方論次之
 開先仰威靈之如在載洎昧且輒冒宸嚴中謝臣竊以詒厥孫
 謀實為大訓必有不刊之典用扶可久之基赫赫裕陵制作擅
 百王之冠巍巍哲廟規恢宏七世之觀迨昭考之勃興備盛朝
 之畫美治安之極部判所無禹繼舜舜繼堯顧三聖而守一道
 事繫時時繫月宜一經以垂無窮慨多歷於歲華訖未施於功
 緒蓋士起異同之論而時更板蕩之餘視熙豐符祐之成舉是
 非而雜揉攷崇觀政宣之志頗放失於舊聞賴故家遺俗之猶
 存致偉績闕休之可紀參稽定貫允屬昌辰恭惟皇帝陛下宗
 祐宅心羨墻係念明烈祖之成德以庶邦惟正之供觀文王之

景光善孝子述人之事欲壯西箱之御趣東觀之書臣等有
 愧庸虛敢知筆削書大事而小則簡牘願殫細素之勤藏名山
 而副在京師終冀汗青之望

代進三朝國史表

呂伯恭

三后在天軼洪猷於今古有王冠德紀茂實於典謨爰勤信書
 上干乙覽中賀臣切以炎宋開萬年之祚裕陵發六葉之祥丕
 顯哲宗於皇徽祖淵神心之相授煒聖烈之增光載績武功疊
 西羗遑鄩之績稱秩元祀踵原廟丘澤之規紛綸圖諫之符瑾
 璨梯航之貢輯衆髦而建學嗣養化源憲六典以訓官世嚴朝
 著前揖商王之躅俯俾唐帝之規運啓中興統承丕緒南陽基
 命建武之元號重開東觀抽書太初之後闕不錄博延新學論

次舊聞遠繼照以龍飛甫終篇於麟獲視諸故府配五聖金匱
之藏副在有司爲千載石渠之鎮於斯爲盛莫之與京恭惟尊
號孝通神明誠贊化育有典有則仰思祖武之繩記動記言下
叶孫謀之燕播諸琬琰炳若丹青臣職總編摩功慙潤色莫測
乾坤之蘊第輸鉛槧之勤述羲農黃帝之書旣垂成式由堯舜
文王之道願軫宸衷

律詩

寄孫之翰國史

曾子固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帝重有車伏羲以來可悉數孰若百
作何有餘歸來已絕褒貶筆進用祗調毅倉儲合持詩書白虎
觀東護日月金華居

和尹諫議史館

王維

史館接天居霓裳侍玉除洞有百年祿山藏太史書君恩隆二
帝且莫上穹虛

酬魏少侍直史館

邢恕

麗藻高鄭衛專學美齊韓容喻難有屬筆削少能干

送分司陳郎中祗召直史館

劉禹錫

遠取南明貴公子重修東觀帝王書當時載筆窺金匱暇日登
臨到石渠

送史館劉道原

蘇子瞻

十年閑坐樂憂獨百金構書收散亡竭來東觀弄冊墨聊借舊
史誅姦強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二終

帝且其王李蓋

史語新入岳靈宗王劍佩百羊跡山燕太史書其恩對二

味天石藉史語

王翰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三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院部

監脩國史

歷代公筆

詔

魏收撰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名

而已

唐太宗以宰相監脩國史及以他官兼領

房玄齡為

監脩給事中余敬宗兼

唐制宰相四人內一人帶監脩國史

職

宋朝從唐制史館有監脩皆宰相兼領職皆內降制處分

乾德初以趙普兼監脩止用勅非舊典也開寶中薛居正以
叅如政事監脩自後叅知政事亦有管勾脩國史者不常置

至道三年脩太宗實錄宰臣呂端雖帶監脩國史而不預焉
其後重脩太祖實錄遂詔呂端與錢若水等同脩端罷相李
沆繼成焉景德二年監脩國史畢士安卒遂命參知政事王
旦權領史館事實為監脩國史之職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
帶監脩國史優延老臣也

宋朝有三館首相領昭文次相領

集賢雜監脩國史

監脩國史脩日曆也故常帶入銜自元豐

王珪後宰輔皆不入銜中興之六年命呂頤浩兼提舉監脩
國史當時國史但指日曆頤浩引元祐故事并及正史自是
首相即兼監脩監脩之名廢于元豐而復於紹興二十
六年沈該万俟卨並為左右僕射始分監脩提舉為二至今
因之權監脩國史自錢處和始時湯進之去位陳長卿未至
故以執政領之淳熙五年趙溫叔為右丞相陞兼提舉國史
院錢景魏為監脩國史不帶權字景魏辭免周益公在翰林
谷詔乞援故事仍帶權字許之自後率帶權字

元置國史

院有監脩國史而無權字

羣書要語

監綜史氏潤色大猷

李固制

主張懲勸總領典墳必

使書法彌精動契春秋之旨

鄭朗制

兼刊綜之榮

蕭鄴制 踐黃

樞之峻級摠青簡之刊修

丁博制

詩句 褒貶唐書天曆上捧持堯日慶雲間

子建上武元衛

古今事實

相臣總統

唐大詔令令狐綯監脩國史制史閣要重近代以來率命相臣

總統其務

秘監總知

史通曰太宗以梁陳齊周隋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脩使秘書監魏證總知其務凡有續論證多預焉

對時政記

李吉甫為監脩國史時憲宗嘗御延英問時政記何事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璿監脩國史慮遺賾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時政記是也

論古宮室

許敬宗拜侍中監脩國史高宗常幸故長安城按蹕徘徊視古區處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符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實為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論古宮室故區且條以聞

委在正人

天福六年監脩國史趙瑩奏歷覽故事文冊之重委在正人編修之官擇諸髦士

並至百書

不敢虛美

太宗謂監脩國史房元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言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獻

陳五不可

劉知幾景龍初轉太子中允依舊脩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並監脩國史知幾以監脩者多其爲國史之弊於是求罷史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惟漢東觀集羣儒稱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求士滋多人自爲苟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惟詢採二史不注起居百官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今作者如林褒貶會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奸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口曆劄子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戒示後世皆得直書而不隱故事前代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臣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脩學士脩撰又以兩府之大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脩起居注如

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脩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脩撰官只據此銓次係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旣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旣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脩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人典法遂成廢墜臣切見趙元昊自初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脩撰官甚欲紀述以纂修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脩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書考驗事實其餘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分明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他大事並詳史所據所聞見書之

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脩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章卷標題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脩爲日曆仍乞每至節終命監脩宰相親至史院點檢脩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墮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往追脩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滯許脩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脩纂者其當行手分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脩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脩史

歷代沿革 **唐**初令孤德棻請脩近代史遂命脩撰名始於此 **唐**史館脩撰四人掌修國史 **宋**從唐制史館有修撰以他官領取最上一員判館事故事史館每月撰日曆皆判館與脩撰官直館分季撰錄其後上脩撰官及判館撰次大中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爲史館脩撰紳卽樞密使王欽若所引不令修纂止命權判吏部銓自是領脩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方掌脩撰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戶部郎中充史館脩撰有司引紳例亦不脩日曆乾興元年判館李淮修撰宋綬言脩撰官舊四人今只二人望擇館閣官二員充之元豐官制行

國史隸秘書省元祐中就門下省置局號國史院紹聖初復還秘書省舊有脩撰官至是改為脩國史以列曹尚書翰林

少士充同修國史以侍郎以下充四朝志紹興初實錄國史

皆屬史館後罷史館遇脩實錄即置實錄院遇脩國史即置

國史院二十八年以脩神宗哲宗徽宗正史置院脩史一人

同脩史一人編脩官二人中興會要同脩國史故事未有以

庶官為之者隆興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權中舍始特命焉乾

道洪景盧亦以起居舍人兼同脩盖用此例嘉泰後呂務觀

李季章皆踵為之元國史院監脩國史之下有修史

愈制羣書要語可使執簡列為史官記事書法必無所拘白集除韓

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同上竄定闕文裁成義類此仲尼

春秋之職業也元微之行獨孤明制臣適執筆隸太史韓文馬

融三人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推美史通論丘明

之傳博采衆記晏公類要屬刊集於國典楊億表討論一代之

善惡而撰次之荆公行范正制眷言筆削宜屬英髦通典

古今事實

彤管記事

牛亨問彤管何也荅曰史官載事用彤管以記事古今注

直筆正載

唐李翱轉史館脩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曰臣得秉筆以記注

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今善惡皆取行狀謚議

盖行狀多虛美今請但指事實直載事功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三 七 志壽堂梓

紀錄為職

元和十四年史館脩撰李翱奏臣謬得秉筆史館以紀錄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職也

核綜有才

蔣乂外祖吳兢位史官幼從外家肆史得其書具核綜羣籍有才史宜選名才

朱敬則兼脩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

宜遷秘監

貞元十一年史館脩撰張薦為左諫議大夫脩撰如故裴延齡言於上曰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之官史臣脩撰書朝廷得失

之事則領史職者不為諫議宜遷秘書少監

續通典

三世踵脩

蔣乂遷起居舍人兼史任乂子伸大中二年為史館脩撰借歷史館脩撰

四人並命

太和元年以諫議大夫王彥威戶部郎中楊漢公禮部員外郎蘇滌右補闕裴休並以本官充史館脩撰故事史官不過三員少或止於兩員至是四人並命時論深以為非同上

操履無玷

淳化二年史館脩撰楊徽之次對上言徽之操履無玷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宜

神情冲澹

天聖中國史王安簡謝陽夏黃唐卿李邕鄆為編脩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戲為句曰王貌閑如鶴黃吟苦似猿最切當

獨以付鞏

曾鞏字子固天子察公賢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脩撰近世脩史必眾選文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

無以易藻

汪顯謨藻字彥章公言自元符以來並無日曆此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出知湖

州詔領日曆如故辟官屬一員且賜史館脩撰餐錢言行錄

訪求事迹

李益能撰碁密禮行狀重修神宗摺宗兩朝正史公奏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本蔡下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史官不無過失實乞將朱墨本參照修定摺宗實錄蔡京提舉編修多是增飾語言變易是非殆非實錄之體乞於舊臣之家訪求當時文字事迹參照上悉如所請

參較得失

徐勣字元功為中書舍人修神宗正史上言宜取當時輔相家紀錄以參較得失則一代大典可信矣

東都事略

遂獨秉筆

宋祁字子京賈昌朝建議脩唐書命祁與王堯臣楊察張方平為脩撰又命范鎮邵必宋敏求呂夏卿為編脩而以昌朝提舉後相繼出外祁遂獨秉史筆同上

首獨委公

綦北海先生密禮行狀云主上採議臣之言肇置史官時紹興

三年為史館修撰

以復承平之舊筆削之任首獨委士艷其榮

重臣秉領

宋璟蘇頲修國史制古之良史實難其人掌邦國之事明懲勸之道是以政駿弘簡茂先博物要自重臣式膺兼領

少師增作

龍朔中許敬宗以太子少師增前作唐史成百卷總統史任

權重宰相

唐朱敬則兼脩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韋安石閱其藁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人本傳又褚遂良傳遂良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權重宰相戒人君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

職兼中丞

學士王珪奏中丞賈黯前以學士修仁宗實錄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依舊供職從之黯乞以實錄就臺脩撰有議事即赴院詔令三五日一赴院修撰

書有賞音

每頁有賞音

范曄論撰書之意曰吾聞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應有
賞音者自古體正而思精未有此也

才稱良史

晉陳壽除著作郎撰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

良史才

作傳謝德

北齊魏收脩國史得楊休之助因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

乞米作傳

見國史門

集官重修

太宗語宰相曰太祖廟事耳目相接今實錄中多有漏略可集

史官重加修撰

命自追修

程琳字天球舉服勤詞學科中選仁宗時修真宗實錄而起居

注闕命自追修書成遂修起居注

東都事略

精擇讜正

唐精擇史臣詔修撰國史義在典實自非操履純白業量該通

讜正有文方堪此任所以承前蹤居史官必就中簡擇灼然為

眾所推者方令著述近日以來但知此職即知修撰非惟編輯

疎舛亦恐漏泄史事今後宜於史官內簡擇堪任修史人錄名

進內

並唐書

綜覈班紀

古之王者代有史官以日係月屬辭比事舉而必書用存有法

書而不法是謂空言蓋褒貶之重慎也自非經述重雅進德修業出忠入孝匡俗佐時為朕寶臣有邦良輔者孰可綜覈班紀發揮蒼籀

唐大詔令蘇頲行張說等監修國史勅令

號吳均體

南史吳均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郡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為齊明帝帝惡其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均有俊才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教謂之吳均體

號賈鐵觜

五代周賈緯充史館修撰以筆削為已任然而褒貶之際憎愛任情晉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為人不堪見禮緯深銜之及敘維翰傳稱維翰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銚時翰林學士徐臺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切聞君有叙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目所覩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為白金數百銚緯長於記注應用文章未能過人而議論高強儕類不平目之為賈鐵觜

古今文集

雜著

為齊相公讓修國史表

權德輿

省已無取受恩殊常倉惶震驚未及陳露今日中使奉宣進止授臣此職切自思忖非所克堪感戴屏營不知所據伏以褒貶

善不裁成義類直辭是係往哲攸難臣謬踐臺司無補皇化每
憂覆敗上召聰明豈足以再紆宸慈累忝榮渥稽前古之尋訓
昭聖朝之法誠立言載筆豈易其人量力循涯自知不可又自
貞元四年李泌後宰臣遂不兼此職蓋以論著慎重留於聖心
自非時謂全才何以遠循故事用此內省以榮為憂况君舉必
書特同堯舜之理任人以器願無遷固之能所覲殊私特寢成
命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周必大

揆才非稱聞命若驚切惟建官以六大為先實尊載筆作樂以
一夔而足所貴專門若時聖代之信書方籍春卿之精識明是
非於五紀昭功德於四朝自非荀袁鴻馮之行寧備遷固馬牛
之走如臣者含毫無取濫次有年紹興正是書林嘗參於編次
乾道躋於禁路復貳於纂修逮茲三入之榮厚甚九重之眷然
而叨塵數職惧力難勝度越宿儒隱心尤愧伏望陛下擴大明
而委照矜小技之知難成書專屬於名家虛次姑仍於舊貫免
令尸素反滯汗青干犯宸嚴臣無任震悚俟罪之至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真德秀

恭聆明詔有惕于中嘗聞先儒曾鞏有言以為唐虞有神明之
性微妙之德為二典者不獨記其事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
之蓋當時執簡持筆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恭惟中興三聖揖遜
相承無愧堯舜豐功大業震耀古今必有名世之士知聖人之
意者然後能揚洪烈彰緝熙上媲美謨之盛如臣者才識非長

問學最淺昨在初元嘗與筆削莫措一辭今復何為再叨妙選
况蜀之耆儒家擅史學承命修纂允謂得之豈容未智躡處其
上用致頓首以請伏望皇慈收回渙渥顯命耆儒總領厥事庶
幾鉅典不日而成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真德秀

聞命惕然以榮為惧臣伏見先朝臣曾鞏者論以為古之良史
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志足以通難
知之意其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史職之重
若此而使臣者濫側其間竊恐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如昔人所
謂也况臣叨擢小宗見再控避兼官太史尤難冒居伏望聖慈
併回誤渥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洪邁

恩輝狎至榮懼交中竊以史官之權從昔所重自四朝大典開
院以來幾三十年臣二預編摩兩叨修纂初無才學識之三長
以裨筆削爰自去歲蒙恩紀錄召從外郡俾續抽金匱石室之
書賴聖學發揮竊窺至曠其年于茲行有汗青之望庶得少逃
罪悔上答恩知今乃猥緣露就陞厥次顯此重任願何以堪伏
望聖慈矜存姑令仍舊其兼侍講一節更不敢輒辭所有兼修
國史恩命臣未敢祇受

謝侍講兼修國史表

洪邁

七閩去朝久隔鈞天之夢一朝得覲重趨丹地之班仰戴鴻私
俯慙鴛鴦中謝伏念臣本無能鮮積有功禁路持荷蚤占榮於

清賁大州剖竹旋待罪於輔藩茂報臺分悵遠顏咫尺謂璽封
之收召趣前宣席之對揚祿以貞祠還其故步勸漢殿光祿之
講安用腐儒纂周官石室之文復為太史拜訓辭之甚厚知符
任之益專自顧蠢愚將何答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齊堯舜
仁奉祖宗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敷正元之朝士獨
憐流落之孤蹤肆垂齒錄之恩俾卒汗青之業臣敢不旁搜遠
紹廣記備言竊關聖學之光明謹次舊聞之放失抱遺經而究
終始詎殫佔畢之勤藏名山而副京師實有遭逢之幸

辭免陞兼實錄院修撰狀

樓鑰

疊被恩榮深增戰灼竊以思陵在位著三紀之治功儒館修書
垂百王之憲則宜求良史以贊宏摹臣才不逮中職多共二北
門視草顧五技之已窮東觀濫巾曾一辭之未措矧乍躡選曹
之長方將謝史筆之兼敢謂寵光進并論撰銓曹至冗尚憂綿
力之弗勝髦俊滿前安用庸才之備數仰祈睿鑒遴選賢能庶
大典之速成免公朝之虛授

詩話

白衣充修撰

丁謂與孫何齊名翰林學士王禹偁延譽於帝曰謂與何可使白
衣充修撰由此聲名籍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
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

同修史

歷代公華宋舊有修撰官紹聖初方改為脩國史以列曹尚書

翰林學士充之同修國史以侍郎以下充之元國史院脩史
之下有同脩史詳見國史門

古今事實

記歷代史

呂夏卿博覽強記而於歷代史尤該洽與修仁宗實錄同修起
居注東都事略

上長編要

李文簡公燾號巽巖時權同修國史得旨長編或有增損依熙
寧脩三經義法至是上四十四百五十餘條又以一百六十八
年事散在史冊一覽難周別為長編六十八卷總目五卷修換
事目十卷上曰卿宿德耆儒宜在左右任史職言行錄

父子繼掌

宋綬字公垂仁宗朝同修國史後其子數求為史館修撰父子
繼世掌史世以為榮焉東都事略又蘇頌以為五朝正國史二
聖編年皆出宋敏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聖朝事略

父子同典

李燾權同修國史先是子廩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校書著
作父子同典史事摛紳榮之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同修國史奏狀

洪邁

拜命稠沓拊心震兢切以史職至清儒流所重祖功宗德方資

潤色於無窮人禍天刑實懼照臨之在上願以四朝之大典萃於一介之鯁生方辭撰述之除更冒刪修之任矧二名之寵非侍從而不居乃兩日之間荷光靈之曲被倘稽牘免立見器盈伏望皇帝陛下特寢新恩俾仍舊貫博選立言之士來充抽室之官庶使孱庸獲逃曠敗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伏候勅旨

辭免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狀 洪咨夔

專官演誥甫玷討論分直紬書忽參撰次蒙恩為奕揣分屏營切以典謨所以記言春秋所以繼事六經不作三史相承馬遷辨而不華猶坐是非之謬班固詳而有體尚譏仁義之輕迨其下之紛紛徒所傳之譙譙矧今修明三館之制揚厲累朝之休在國史則紀傳表志之纂裁在實錄則日月時年之編係欲成

萬世之典宜得三長之才豈臣斐狂可贊筆削伏望皇帝陛下亟收寵渥別畀譽髦必漬墨之得人庶汗青之有日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狀 樓鑰

疊拜寵光伏增震懼切惟高皇帝中興之烈信遠邁於前王必如太史公實錄之書乃可傳於後世當求直筆仰贊宋墓如臣卷愚遭世明盛自慚薄宦幸三入於修門雖點從班未一登於東觀為真詞掖方忝誤恩共二史官敢汗清選伏望皇帝陛下俯垂睿照改畀時髦使專掌於王言庶或逃於公論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 朱元晦

臣聞命震駭不知所為伏惟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業成

功盛德莫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萬世宜得鴻博之士執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如臣固陋才不逮人白首章句之間僅能略通訓詁入侍經幄已愧叨踰至於蒐輯舊聞勒成大典自知寡陋本非所長况復病衰心目俱廢豈能冒昧彊所不能塵穢簡編以取嗤誚在臣非敢自愛實懼仰貽聖朝之羞

編修官

歷代沿革 太平興國八年以楊文舉為國子監丞史館編修
乾興八年判館李淮修撰宋綬言修撰官只二人望擇館閣
官二員充編修官遂詔集賢校理王舉正館閣校勘李淑同
共編修紹興二十八年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差吏部
郎葉康亨胡沂校書汪徹兼編修官乾道四年詔國史院添

置編修二員五年詔更添編修二員元國史院同修史之下

又有編修官

詩句 史筆應令誦骨羞

王建上韓愈詩

端笏朝光殿歷稔朝雲

陛詔刊延閣書高議平津邸

王維詩

古今事實

更加清職

范文穆公成大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上令更加清職

遂兼國史院編修官

周光祖公集

不負公議

袁樞字機仲為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求釋其事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

後世公議時宰相趙雄總史事歎曰無愧古人之良史游降撰
范祖禹在書局分撰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迹撮其機要
論次成書名曰唐鑑元祐元年上表進其書

修起居注

呂夏卿時修唐書以夏卿為編修官夏卿博覽強記而於歷代
史尤該洽與修仁宗實錄同修起居注東都事略

請同編修

劉恕為人強記於書無所不覽有史學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奏
請同編修同上

辟同編修

范祖禹字淳甫司馬文正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修供
職秘書時王荆公當國公未嘗往謁王安石與公善嘗論以荆
公意公竟不往見

編成卷帙

李燾編長篇卷帙漸成蜀帥汪應辰乞下臨安府給筆札繕寫
藏閣公遂進宋初至治平一百八卷言行錄

修定事迹

李益能撰纂密禮行狀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公奏神宗實
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宋本蔡卞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
史官語言不無失實乞將朱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蔡京提
舉編修多是增飾語言變易是非殆非實錄之體乞於舊臣之
家訪求當時文字事迹參照上悉如所請本朝會要

雜著

論史事劄子

周必大

臣以非才被命纂修四朝正史賴同寮協力哀類事實粗見功
 緒今當下筆之際事體尤難竊觀前朝國史雖是眾人分撰然
 當時案牘可以稽據是非可以詢問責成一手不至訛舛粵自
 南渡以來文籍殘缺往往搜求散軼考證同異若非參合衆智
 深慮不相照應抵牾者多臣嘗與衆議分手撰述每遇一志一
 傳成篇並令在院官互相修潤庶幾首尾貫串體製歸一無思
 慮不周之患如合聖意卽乞特降指揮以憑遵守取進上

古詩

觀永叔五代史

劉原父

大意晚有屬先生拔書彙是非原正始簡古斤辭費褒善傷獲
 麟疾邪記有蜚處心必至公撥亂豈多諱何必藏各山端如避
 羅蔚

寄永叔修唐書

劉原父

故人青雲客出入承明廬傳聞播六經絕筆獲麟初必復藏南
 山尚能訪隱居

請觀永叔五代史

劉跂

結繩去淳古文章被事業續紛南山竹牋賦困簡牒大賢乃獨
 樂逸軌誰復躡爛然霆雷光四海俱燁燁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三 畢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四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院部

記注院

修起居注

歷代公華周官有左右史蓋今起居之本漢武帝有禁中起

居注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

史之任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歷代有其職而無其

官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帝言及

賓客訓答後又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北齊有起居省至隋置

為職貞列為侍臣與掌其事唐起居郎舍人掌錄天子起居

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貞觀中以給事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伏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又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伏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卽坳處時號螭頭敬宗李義甫爲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乃命起居舍人對仗承旨伏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事務矣長壽中宰相姚壽建議俟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爲時政記月送史館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猶因舊制初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居記言之職唯編詔書不及他事太和中詔入閣日起居舍人具紙筆立螭

頭下復貞觀故事宋公唐制起居郎隸門下起居舍人隸中書號小兩省官皆爲虛名不典本省事而典職者自號修起居注凡二人天子御正殿記注官不侍左右唯朝會對立於香案前常日則更番迺直於崇政殿延和殿行幸則從上出入皆所以書言動庶寧初詔諫官兼修注者因後殿侍立許奏事起居郎舍人掌記天子言動御正殿則俟於門廡外便殿則侍立行幸則從大朝會則對立於殿下螭首之側凡朝廷命令赦宥禮樂法度損益因革賞罰勸懲群臣進對文武臣除受及祭祀燕享臨幸引見之事四時氣候四方符瑞戶口增減州縣廢置皆書以授著作官六年詔左右史分記言動七年詔邇英閣講讀罷有留身奏事者許侍立紹聖元年

中丞黃履言所奏或于機密難令旁立乃止元有記注院掌記言動置修起居注

羣書要語天子元端而居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記王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謹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前魏文志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

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後漢荀悅傳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

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左傳序國

史明乎得失之迹詩大序莊二十四年曹劌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春秋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

之史賈誼政事疏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禮春官

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

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於起居六筆載螭坳初

察制左右置史職聯兩省同上執筆殿陛予言汝記除范祖禹

制左右史官號為要地手刊策書足以明枉直之効密侍殿陛

足以觀進退之詳樂城制珥筆記言才光東觀唐許公集書笏

珥形記事於仙室文選王元長詩序

詩名高三俊上官立右螭傍陳后山寄張舍人官清立金

爐北仗下歸眠玉殿西姚合寄周起居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

猶得在蓬萊元微之誇白樂天

古今事實

曰柱史星

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四 三 德壽堂

東一星曰柱史主記過古左右史之象也晉天文

稱左侍極

柳玘為左史其著序訓自稱左侍極柳玘家傳

操筆赤墀

鄭覃日記注操筆赤墀下其書為後世法不可用黨人職林

對仗承旨

唐永徽已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已下後謀議皆不得預聞

姚璿請撰時政記百官志

執筆螭頭

唐鄭朗字有容官起居郎文宗謂宰臣曰云時朗執筆螭頭

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

執筆所記便名為史故事不可取觀帝曰朕恐平常閑語不關

理體垂諸將來切以為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誠

醜言朗遂進之本傳又唐文宗勅左右省起居齋紙硯及筆於

螭頭下記言記事六典

置札玉階

開成末韋絢自左補闕為起居舍人時楊嗣復已除起居舍人

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謝奏取進旨

帝顧之李珣招而引之絢即置筆札於玉階欄檻之右疾趨而

置詞拜舞焉嘉話錄

善惡必書

劉允濟為著作郎修國史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臣賊子懼

善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一 四 德壽堂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四 四
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本傳

君舉必書

唐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曰君舉必書言存於左右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 本傳

不聞觀史

唐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檢誠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親自觀史上曰朕有不善卿必書之耶遂良曰臣子當載筆君舉必記 本傳

不當觀史

魏暮文宗時為舍人帝索起居注暮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人主不可觀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為史乃止 魏暮傳

邇英立侍

宋講讀官侍邇英者皆立每問事則眾人齊對頗紛紛乃詔皆坐唯當講讀者以次立而記注亦坐石昌言奏記注官當立侍密邇德音以詳記錄不可坐遂令立侍 長編

延英入侍

至和中知制誥賈黯言延英召侍臣講讀其諮訪之際動關政

體乞令修注官侍閣中會要

綴兩省班

熙寧八年范百祿奏令修起居注則綴兩省班知諫院絀而不與長編

兼諫院職

熙寧二年四月刑部郎中秘閣校理同修起居注陳襄兼起居舍人知諫院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官范純仁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會要

遂特用詢

唐詢言執政純用科名人修起居注非故事未幾修注闕仁宗遂特用詢會要

無以易乘

初修起居缺中書擬人而彭乘在選中上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人久補外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敢過有所望耶上頗嘉之仁宗實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起居郎廳壁記

洪邁

兩省之官十有二唐制也今散騎常侍缺由諫大夫而下別為諫院同門而異戶惟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起居實同省其負亦十有二渡江以來蓋損三之一然亦未嘗備也給舍以法從為職凡紫微黃門之政無論大小實書之實行之其未避者得

以告而言之兩起居日侍殿上備顧問皆各一時清切要官然
去來姓名不謹於掌故四十年間已泮散不可攷邁兄弟前後
四入省舉致志焉邁去右史五年而復至乃竟成之獨建炎年
時為不整叙惑太具所來及所去官姑存之合為百六十有八
人其重至三至者三十有三人今廊廟五公皆從吾省于青雲
而直上異時莫盛焉權官不書獨紀南陽公所以尊宰相重吾
省也題名成又請泐東相公大隸表其上

辭免除起居郎狀

吳永叔

渙號自天震躬無地伏念某孤遠之士空疎之才八年鴛鴦之
行屢陪天仗三載鳳凰之掖密邇禁庭既聯甘泉法從之班復
玷翰林供奉之選幾華塗之徧歷恐小器之易盈所以兩上丐
祠之章一伸補外之請欲退閑而反進求汰去而復遷至近九
章莫榮二史黜螭頭之水必茹含千古之胸捫柱下之星必淹
貫百家之學苟非俊傑曷稱選掄兄直言未罄於王前而陟典
遽升於帝左倘冒居於寵數將脊至於煩言古事問高仲舒方
欲方解中書之職人瑞有鄭仁表豈宜疊叨記注之榮敢望公
朝別咨時彥仍以顓天之前疏遂其補外之私情上無濫恩下
亦知止

辭免起居舍人狀

真德秀

某竊惟古者設載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以人主出
言之善否實治亂榮辱之樞機遴選端良實在左右操觚執簡
有聞必書庶幾非道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膺是任者不其

重歟伏念某才弗適時學未聞道徒以文墨淺技饗攝禁林首
尾四年漫云無補循名責實擯斥乃宜遽蒙誤恩權典記注維
昔先正宗工猶多力辭不敢輕任顧如庸陋乃可冒居况今賢
俊布滿周行論德較能最在人後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俾某姑
仍舊署少追譴呵精擇名儒以重螭陛

律詩

贈起居田舍人

杜甫

猷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
函近御筵曉箭追移青瑣闥晴窗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
賦惟待吹噓送上天

寄劉起居

姚合

九衢寒霧歛雙闕曙光分絲仗迎春日香烟接瑞雲珮聲清漏
間天語侍臣聞莫笑馮唐老還來謁聖君

寄裴起居

千官曉立爐烟裡立近丹墀是起居彩筆專書皇帝語書成幾
卷太平書

寄右史李定言

姚合

纔歸龍尾含雞舌更立螭頭運兔毫闔闔欲開金漏盡冕旒初
坐御香高

寄左省張起居

鄭谷

舍章復記言清秩稱當年點筆非常筆朝天最近天

寄左省韋起居

鄭谷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四
風神何蘊藉張緒正當年端簡爐烟裡濡毫御案邊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五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院部

集賢院

歷代沿革 唐開元十三年召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殿為集賢殿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文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元宗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等官元和二年復置集賢校理四年置集賢御書院學

士直學士如開元故事永泰時勳臣罷節制無職事皆待制
于集賢門下凡十三人宋太平興國二年始建崇文院昭文
館集賢院皆總為崇文院紹聖二年勅改集賢院為直秘閣
集賢院學士為集賢殿修撰元置集賢院有大學士

羣書要語掌刊緝經籍凡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
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
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內歲終則考最於外

詩句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

公詩

古今事實

集賢有人

貞元中集賢學士甚眾會詔問神策軍建立之由相府討求不
知所出諸學士悉不能對乃訪於蔣又又微引根源甚詳悉宰
臣高郢鄭珣瑜相顧曰集賢有人矣翌日詔兼判集賢院事又
祖瓌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將明集賢殿學士父子代為學士
儒者榮之

學士加大

唐李泌為相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
大如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
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

酒醜賦詩

開元十三年因奏封禪儀注勅學士等賜宴於集賢殿上制詩

序羣臣賦詩上於坐上口詔改爲集賢殿時新進櫻桃上令遍
於席上散布各令諸官韻羣臣賦詩并出彩羅令擲雙六頭子
得重彩者分之宴訖賜銀盤雜彩有差

餞送賦詩

賀知章拜集賢院學士後以年老上表請度爲道士歸鄉里詔
許之上親製詩序令所司供帳百司餞送賦詩序別仍拜其子
典設郡會爲朝奉散大夫本郡會稽司馬侍養知章時以羸疾
昏耄舉而往到會稽無幾考終鄉里榮之

稽古之力

王廻質開元十年拜集賢院學士仍侍讀廻質山東宿儒褐衣
召拜既之侍讀仍令侍皇太子讀書及壽王通孝經賜束帛酒
饌及床褥衣被等令廻質坐床上羅列所賜物金吾奉歸其家
里巷觀者如堵家人迎門歡譟皆歎曰稽古之力信不虛也

寄宿之所

南唐徐鉉爲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曰此銳意群集不復問
家事嘗言集賢院卽是吾家指所居曰此寄宿之所爾

賜錢充食

唐開元中賜錢一千貫文以充食本時院內供擬稍厚中書舍
人陸堅亦充翰林供奉每日入院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
祇供優厚將爲糜費嘗誦人曰此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
建議請一切罷之燕公明之曰書聞自古帝王功成理定則有
奢縱之戒或造池臺或耽聲色豈如今日聖上崇儒重道親自

講諷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日麗正卽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
模楷不易之道也所費者小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爲達也上
聞其言堅之恩養漸減初也

賜贊褒美

張燕公等因獻賦詩上各賜贊以美之○張說德重和鼎功踰
濟川詞林秀逸翰苑光輝○徐堅校文天祿論經上庠華詞苑
麗雄辦抑揚○賀知章禮樂之司文章之苑學優藝博才思高
遠○趙冬曦白簡端巽青史良直清詞雅韻博覽強識○康子
元才識清遠言談幽秘四科文學六書仁義○侯行果洪鍾佇
叩明鏡不疲蒐彖係象動中威儀○韋述職參山甫業纂玄成
六藝述作四始飛英○敬會真名乃會真迹惟契道摠衣講習

臨筵振藻○趙玄默才比丘明學兼儒墨敘述微婉講論道德
○東方顛地遊天祿門嗣滑稽三冬足用六藝斯齊○李子釗
于木流度指樹貽芳諷諫遺闕啓發篇章○呂向族茂飛熊才
方班馬考理篇籍抑揚風雅○母奭軒轅之任諫諍之職聞詩
聞禮有才有識○謀去泰才光於晉價重於張州縣斯屈文翰
尤長○咸廩業郁郁高文英英博識持我刑憲是稱諒直○余
欽文章兩贍才術兼美思在窮經專學舊史○孫季良蓬山之
秀共閣之英雄詞卓傑雅思縱橫○尋勅善寫真人貌學士等
欲畫像書贊於含象豪亭屬車駕東行竟不果

隔日講易

開元十一年詔學士侯行果等每月侍讀周易其後皇太子奏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請講周易上謂人曰吾更選一明易而有名行亦無出於侯行
采者又令行果隔日為皇太子講易

時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燕公書曰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
院內既有宰臣及侍講屢承恩渥賜以甘瓜綠李及四方珍異
當時詞人稱美

父子相次

徐嶠授集賢院直學士即散騎常侍堅之工父子相次為學士

父子代為

同前集賢有人注

持授全給

宋皇祐四年知汝州資政殿學士吳育以疾乞盡落學士之職
只守本官權領西京留司御史臺仁宗曰聞吳育以力學損心
以成此疾且吳育文行方為人之師表比欲召歸講席以備顧
問而亟有此請宜特從之又曰若止守本官則俸入差減可特
授集賢院學士以就全給宰臣等對曰陛下知育之深待育之
厚亦足以勵孤陋僥倖之輩天下聞之孰不知勸

古今文集

古詩

集賢院御事

裳 袞

穆穆上清居沉沉中秘書金鋪深內殿不甃淨與渠花樹臺斜

倚宮烟閣半虛縹囊披錦綉翠軸捲瓊瑤墨潤冰文象香銷蠹
字魚舊德雙遊處聯芳十載餘北朝榮庾薛西漢盛嚴徐侍講
親華展微吟步綺踈綴簾金翡翠賜硯玉蟾蜍

奉和常舍人集賢院

司空曙

藹藹鳳凰宮蘭臺王署通官附三臺貴儒開百氏宗司言陳禹
命侍講發堯聰香捲青編內鈐分綠字中綴籤從太史麟佩揖
羣公顏謝徵文並鍾裴直事同

和送赴集賢院

徐堅

崇文德化洽新殿集賢初肩菲叅高選首濫承明廬

昭文館

歷代沿革漢有東觀魏有崇文館宋有玄史二館南齊有摠

明館梁有士林館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崇文館皆著撰文

史鳩聚學徒之所也唐武德初置修史館九年改為弘文館

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習書者二十四人隸館

賢書出禁中書法以授之其後又置講經博士儀鳳中置詳

正學士校理圖籍武德後五品以上曰學士六品以上曰直

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皆他官領之神龍元年改曰昭文館以

避孝敬皇帝之名二年改修文館景雲中復改為昭文館開

七年又改為弘文館建隆復改為昭文館初以昭文館

下省後以昭文史館集賢謂之三館皆以宰相兼領

昭文館亦置大學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六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寺部

太常寺

歷代沿革太常寺古之秩宗周曰宗伯秦曰奉常漢初曰太常
 惠帝更仍秦舊景帝中元六年復為太常其屬官有太樂太
 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均官都水諸廟寢園令長丞有靡太
 宰太祝五時各一尉博士皆屬焉後漢省太宰均官都水靡
 太祝五時各一尉凡十官魏建初更仍秦舊黃初元年復為
 太常省增置協律校尉梁加寺字又置總章校尉北齊置卿

少卿各一人其屬有博士協律郎八書博士等負統諸陵太廟太樂衣冠鼓吹太祝太史太醫廩犧太宰等署隋高祖因之置博士四人協律郎二人奉禮郎十六人統諸署煬帝罷太祝署唐太常寺卿一人少卿二人龍朔元年改曰奉常寺咸亨元年復舊武后光宅元年又改曰司禮寺神龍元年復舊凡藏太饗之器服有天府御衣樂懸神厨四院宋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祥符中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兩制為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院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並兼禮儀事元豐正名始專其職焉元祐詔太常寺置長貳中興併省寺監獨存太常又命太常兼宗正紹興復隆興元年詔光祿寺併歸太常

寺兼領丞一負罷元太常寺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有卿少卿丞博士太祝奉禮郎協律郎等官兼領大廟郊社諸陵太樂四署

羣書要語禮臺類要禮寺唐志禮院杜牧之行杜濠志太常王

者旌旂也畫日月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奉特之故曰奉常後改為太常尊大之義也漢書師古注太常在六曹尚書之下與

尚書丞郎同幕次謂之尚書裏行職略太常實禮樂之司劉夢

得集居九寺之先冠九列之首六帖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漢之太常是也周禮春官注漢制總羣臣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藏天子之旅常職林

古今事實

唐有四院

唐制藏太饗之祭服有四院一曰天府院藏瑞應及伐國所藏之寶禘祫則陳于闕庭二曰御衣院藏天子祭服三曰樂懸院藏六樂之器四曰神厨院藏御廩及諸器

宗名三班

太常寺舊在與國坊今三班院是也春明退朝錄

尚書裏行

崔日知遷太常以歷年久每朝士叅集常與尚書同列時人號為尚書裏行唐書又宋朝太常在六曹尚書之下與尚書丞郎同幕次謂之尚書裏行李昉談錄

禁林主判

太常寺宋初以來皆禁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

禮樂之司

太常定禮樂之司非儒者勿履劉禹錫傳

聲樂之司

本寺禮儀聲樂之司官屬亦妙選才也兩京記

太常卿

歷代沿革命伯夷作秩宗夔典樂周春官太宗伯掌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即太常卿之任也秦曰奉常掌宗廟禮儀漢初改曰太常以列侯忠孝敬謹者居之秩中二千石武帝建元元年制太常職典天地兼掌宗廟後漢太常卿一人掌凡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贊天子以社稷郊時事重職尊在九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一 禮部 儀禮 儀禮

卿之首魏晉宋齊皆置梁天監七年象四時置十二卿太常

宗正司農為春卿後魏太常與光祿勳衛尉為三上卿位從

一品下北齊太常為寺置卿一人隋因之唐太常卿一人正

三品龍朔二年卿曰正卿宋元祐官品令太常卿正四品元

仍古制太常寺置卿一人以少卿丞等官為之貳

羣書要語宗官周禮春官注上卿蜀耆舊傳九卿之首漢官解

話常臣司宗楊雄太常箴太宗伯九祀大神祭大祗而卜日宿

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周禮太

宗伯掌六樂同上翼翼太常實為宗伯崔駰箴太常總禮樂之

政兼伯夷后夔之事桑城趙君錫制陪尚省之衣冠厠容臺之

禮樂大平公主表太常不是卿秘書不是監以其職品清重非

他卿監比也李昉談錄太常卿位任特隆學冠儒林藝通禮樂

者可以居之職貢令

詩句寵新卿典禮會盛客徵文白居易賀王侍郎新拜太常正

名推五字貴士仰三珪權德輿酬太常閣老遷官平生兼周禮

投老奉龍旂張文潛除奉常感

古今事實

始起朝儀

前漢叔孫通為博士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叔孫通說上
曰願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於是遣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
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絕野外習之月餘會長
樂宮成諸侯皆朝謁者引以次入殿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

恐肅敬無敢謹譁失禮者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

稍定儀法

漢惠帝即位乃從叔孫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

不畏強禦

張奐字然明拜太常立節可否之間強禦不敢奪也該覽羣籍古今詳備續漢書

不事權貴

杜業有才能遷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

難經伉伉

劉愷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後漢書

德行堂堂

刑顛字子昂時人稱德行堂堂刑子昂文帝以為太常魏志

子傳父業

栢榮子郁傳父業亦為大常初榮授朱普學四十萬言多浮辭省定為十二萬言由是有栢榮君大小章句後漢傳

親導母輿

崔邠字處仁為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私第去帽親導母輿都人榮之唐本傳

不諧為妻

周澤為太常清齋遇疾妻憐其老闕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

送詣獄吏爭之不聽語曰居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旦不齊醉如泥

先入見母

北齊趙彥深拜卿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北史

對中華殿

令狐德棻為卿高宗坐中華殿問王霸孰先德棻對以任德任刑為政以清心簡事為本帝悅厚賜之唐書

起望省樓

崔日知恨不居八座為太常卿起樓與尚書省相對人謂之崔公望省樓國史纂異

還第攝事

晉太常王寶啓府舍窄狹不足移家母鍾年高違離靡寧乞還第攝事詔從之

臨軒作樂

蔡謨拜太常咸康四年臨軒謨奏臨軒宜有金石顯宗納焉臨軒作樂自此始晉書

改按樂章

王涯字廣津文宗時拜太常以樂府之音鄭衛大甚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雅樂選樂章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成獻於梨園亭上悅

振起廢禮

海內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五 德壽堂

唐元載秉政踈忌楊綰奏為祭酒天下清議益歸於綰乃遷綰為太常充禮儀使以郊廟禮久廢綰振起之

清貧守分

和洽為太常清貧守分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加賜穀帛

魏史

風流繼軌

宗卿清重歷選所難漢晉已降莫非素範辭爵則栢郁張奮讓對則丁鴻劉愷潘尼父之文雅純深萃表之從容退嘿自此迄茲風流繼軌以臣况之曾無等級

梁陸倕代表

驅千乘車

魏王朗遷太常行陵赤車千乘又唐太常表西京置一十二列首冠金吾東漢有三十九人多遷王鉉戴玄冕之七旒驅赤車

之千乘

初學記

設九部樂

封敖為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事庭設九部樂

東面九賓

栢榮為太常上幸太常府榮東面而坐設九賓後為五更祿終

厥身

東觀漢記

御衣一襲

後漢楊賜拜太常詔賜御衣一襲

絳服佩玉

魏晉太常卿皆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布被瓦噐

趙鼎為太常雖處上卿而布被瓦器

者舊傳

類禮十篇

魏鄭公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一十篇帝美其書

修禮百卷

宋治平修禮書成百卷名曰太常因革禮初歐陽修同判太常寺奏禮院文字散失請差官編修嘉祐張洞奏用姚闢蘇洵編纂至是成書

職略

奏漢安典禮

范鎮傳英宗卽位中書奏請遵漢安詔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鎮時判太常寺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稱皇考然議者尤非之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漢安

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

言行錄

議溫成廟制

韓維知太常禮院先是溫成皇后立廟用樂公上疏乞詔有司議廟制有不如禮者一切裁去以明陛下不私後宮之意

誤行黃道

陳彭年於禮文尤所詳練常設太常卿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詰問

筆談

感諷兩宮

劉敞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初卽位有疾皇太后臨朝疾愈乃歸政適有小人言二宮不歡諫者或訐而過直公謂當以義理感諷兩宮時進讀史記至堯舜以天下公因陳說舜至側微

堯禪以位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上知其諷諫也
慈壽聞之亦大喜言行錄

獻璇宮圖

宋太常寺音律官田琮以上所謂九絃琴五絃阮並協律以璇
宮相生之法畫為圖以獻上善之

論講官坐

劉攽熙寧初知太常禮院會建言講官願得坐講下太常議攽
曰侍臣侍天子應對顧問日討論不可安坐自若避席立語乃
古今常禮時議者不一卒如攽言東都事略

儒怯改除

趙宗儒為卿太常有師子樂非會期不作幼君荒誕教坊牒取

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合不關白
以宗儒儒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卿唐書

祠禱見寵

王與專以詞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肅宗立遷太常
卿又以祠禱見寵

古今文集

雜著

謝再除太常卿充禮儀使表

高郢

累歲守藩每馳心於魏闕一朝聞命得備位於周行上慙叨忝
之深下慰違離之思臣其中謝臣聞秩宗之任典司三禮奉常
之選班列九卿前古已來用人為重非有望實不宜謬居臣昔

叨此官已為負乘之懼今復再歷信增濡翼之憂况專職禮儀別蒙委遇明時大禮方奉郊禋未學謏聞何徵損益飲水斯切俟駕靡違螻蟻之微無階報國犬馬之戀但喜歸朝

謝除太常卿表

權德輿

統和神人典司禮樂臣實庸非謬叨寵榮臣某中謝臣以書生凡輩懦薄無堪生遇昌期累膺爵秩四掌誥命五居列曹遂叨禮卿乃佩相印竟無微效上荅皇明自罷宰司再復宗伯旋忝保釐之任屬當憂寄之時淮甸多虞周郊接壤上勞聖慮下輯戎師臣不敢愛身不敢避事頻抗手疏備陳物宜尤披肺腑莫識忌諱自承詔旨許募新軍實使懦夫增氣輒思仁者有勇繕修器甲招集驍雄每竭一心敢有二事陛下憂臣不逮全度特

深出於殊私遽降新命沐浴皇澤從容大僚量力無庸庇身何幸况太常者伯夷叔孫通之職臣豈其人五六年間再居此地感恩知懼循分難任

監祭使廳記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祠官有不如儀者以開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秩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

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手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且燔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鐘鼓笙竽琴瑟夏擊之樂篋篋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壘洗俎豆醴尊之器必潔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筓朴于堂下以修官刑則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積于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

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余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而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於簿書得爲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重修太常寺記

樓鑰

禮樂一也舜命伯夷作秩宗典朕三禮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無他言也命夔典樂教胄子而及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夔亦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

屢擊鳴球以至鳥獸踳踳蕭韶九成鳳凰來儀何樂之詳也三禮之書樂亦在焉而名書皆以禮春秋掌邦禮而大司樂以下屬焉則夷夔之任已歸于一矣為樂設官十餘自中夫夫而下府史胥徒凡一千三百餘其間上中下瞽至二百人眡瞭又三百人而舞者衆寡尚無數抑何其備也孔子之時禮樂之闕其觀於周而歷聘諸國志固在於行道未始不切切於二者故問於老聃問於萇弘止於論語一書求之執禮固所雅言而言樂為尤衆至聞韶而不知肉味且曰不圖為為樂之至於斯也所感深矣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說者或不知此章之意蓋鄉人邦國所用之外樂歌多失其聲苟聞歌而善必使再歌之所謂和之者又得此一詩之聲矣太史公知之言三百五

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豈苟云乎哉自大師鞞適齊至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亦多不得其說鞞而下皆樂工散之四方夫子謹志之如有欲用則皆知其所之殆所謂樂失求諸夷者邪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夫人而能知之至於移風易俗莫善於樂鳥可不求其故哉今又幾二千年禮既多廢樂尤失之皇朝累聖非不講明所謂禮者尚可求之簡冊一時鉅公論樂甚盛卒不可以復古蓋其本亡矣樂之本在聲無知之者而力求於尺度袒黍之末為可歎也近世陳氏兄弟禮樂二書流傳於世禮尚可考樂亦名與器而已耳高宗嗣曆庶事草創而卿列不以一日廢迨駐蹕錢塘以法惠僧寺東偏隙地

為勅令所又街之東則為容臺尚不足以盡設禮樂之器遇閭
習則列宮架於法惠寺中紹興三十一年少卿王公普始請易
地會勅局中廢遂遷焉中為寅清堂耽耽夏屋於是為稱法惠
既廢為懷遠驛又以為臺諫官舍敕局再建於寺之舊處而容
臺不移於今五十年矣梁棟墮圯日有覆壓之虞卿少父闕嘉
定二年崇慶張君鈞為主簿已歎其不可居既丞胄監又轉而
丞於此時司農大府俱舍舊以趨新或謂亦可遷矣君曰此禮
樂之司庭宇宏敞位置崇嚴不應輕棄矧盜泉勝母古人所避
不若因而增葺之請于朝度材於天邑凡而叢費取其貲而親
出納之都下之煩末吏曹之謾欺一切痛革之手賦工直察其
勤惰惰者至執朴以扶勤者或醜酒以勞百堵皆與衆役競勸

始於二年之仲冬明年三月八日告畢用工三千五百有奇而
內外堅鞏丹堊輝華於舊有加而無不及觀者駭歎謂工於營
私者未必如是之敏且辦也發地得泉石刻名曰觀音且言飲
者可以愈疾猶是法惠之舊濬而澄之泉甘且冽結亭其上扁
以及古皆不在調度之數而宜其大有不足而反因樽節之有
方餘錢三十萬歸之府中而寺有勲臣畫像及書籍歲久脫落
又欲為一碑未能也府帥將作監王君耕復以為助今皆如所
圖不愆于素而求記於某自念老矣豈復為文頌歲嘗叨簿正
博士少列之命三以家諱而改除終不得進退周旋於其間茲
喜寺之新因君之請又欲以平日所聞者自見故弗辭君飽學
工詞章沈嘿靜重號蜀士之秀而克勤小物乃如此漢之什邡

劇邑也辨治有餘力今日葺理官寺朝論翕然稱之每言前後同寮協力以濟登茲不自以為勞其言曰今之天下雖不易於為而於其尚可為之中卒至於不可為者意其無不息之誠且不能充是心以往故也君之所存者如此宜乎見諸實用者有此也寺無他碑乾道七年黃公鈞為壁記謂後世以儀為禮以器為樂其於聖賢之道遠矣惟儀與器又皆因陋就寡寔非六經之故蓋嘗誦其言而歎息今鐘鼓玉帛具在而官寺又備矣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者可不求其彷彿於古者乎

熙寧太常祠祭總要序

楊傑

宋朝歲祀天地五方帝神州宗廟大明夜明大社大稷太一九宮騰蜡為大祀文宣武成風師雨師先農先蠶五龍為中祀壽星靈星中霤馬祭司寒司中司命司民司錄為小祀凡太常典禮少府共服噐光祿共酒齊黍稷果實醢醢將作共明水明火大府共香幣大僕共牛羊司農共豕俎有司應命人或為之騷然熙寧四年冬詔以諸寺監祠事隸于太常所以肅奉神之禮也太常初置主簿僕首被命至局之日寺監羣吏各執故習惛然不知祭酒之聯事僕乃集諸司所職為旁通圖一卷以示之於是上知其細下知其目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郊廟羣祀煥然易明有司百執各揚其職職事相聯罔不修舉命曰熙寧太常祠祭總要云

太常劄子

張孝祥

恭惟陛下祇見郊廟靡愛圭幣懷柔百神獨聲詩之薦未稱明

德伏觀太常所奏樂章第其篇敘則有詳略之不同稽之文義則或違悟之弗協三歲之祝祠四時之常祀率用此也而習熟所得有司弗議臣甚懼焉恭惟真宗仁宗是始親制薦享樂章所以申景鑠宣至和假三靈之驪者炳然與日星較著而當時輔臣翰奉詔而作者亦皆依未光垂典冊雅頌所編不足道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詔邇臣凡取太常樂章更定篇次標列部分具以奏御陛下萬幾之暇用列聖故事擇宗廟郊禘親祠所用駿發睿思肆筆而成其餘分命大臣與兩制儒館之士一新撰述哀爲成書下之太常以俟來歲郊祀奏焉庶幾中興追繼韶勺施之無窮

律詩

贈太常卿張均

杜甫

氣貌神仙迥恩承雨露低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軒冕羅天闕琳琅識介珪通籍踰清瑣亨衢照紫泥弼諧方一展班序更何躋

太常少卿

歷代沿革周小宗伯少卿之任秦漢無聞後魏太和初置少卿一人後周爲小宗伯景明初少卿爲第一清選明禮樂兼天文陰陽者爲之隋置少卿一人煬帝置二人唐武德置一人貞觀置二人龍朔改爲奉常大夫宋少卿無職事以爲階序品秩元豐正名始有職掌元祐元年呂純禮爲少卿御史論門廕得官不可任奉常於是外補中興建炎三年詔大常少

卿一員兼宗正少卿元大常卿之下亦置少卿

羣書要語介卿左傳君之卿佐同上小宗伯詔相祭祀之小禮

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備小祭祀堂事如大宗伯

之禮周禮俾居列卿之副公是行呂務簡制大常貳卿尤為高

選臺省侍從多出此途曲阜制參河海之亞類聚官儀亞河海

之重胡文恭行制亞秩象河楊億代表奉常貳卿白集除李常

制宜參稷嗣之業以稱巨榮之遇曲阜制

詩句帝命詩書將壇登禮樂卿杜牧送崔少卿鎮夏州素尚寧

知貴清談不厭貧温廷筠

古今事實 識錚于樂

魏斛斯微字士亮博覽羣書尤精二禮兼解音律自魏雅樂廢

微博采遺逸始備又樂有錚于者或自蜀得之皆莫識微見之

曰此錚于也北史

辨阮咸作

元儋景雲中授少卿行冲以系出跣跋恨史無編乃撰魏典二

十篇學者向之有人得銅器似琵琶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

所作也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增損雜樂

韋萬石上元中遷少卿當時郊廟樂調及讌會雜樂皆萬石與

姚玄辨增損之時人以為稱職

參定雅樂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一 張文收善音律太宗將創制禮樂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

今為清卿

齊太常少卿袁聿修巡省河南兗州刺史邢劭與聿修故舊嘗於省中呼聿修為清郎至是送紬為信聿修不受與劭書曰瓜田李下古人所謹劭報書曰昔為清郎今為清卿矣

職官分紀

使教女樂

唐太宗使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樂伎不進數被讓王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謂之天下其以士輕乎

通鑑

諷讓中令

薛稷遷太常少卿會鍾紹為中書令稷諷使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史素無才望今特以動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之美帝然之遂許讓中令

請置太祝

宋鮮于侁字子駿元祐初為少卿會罷太祝侁言神考釐定官制太常設奉禮太祝難廢咸乞復置仍請自朝廷選有學行者授之職詔從之

同判太常

呂公著嘉祐中同判太常寺數言濮王在殯請燕北使毋用樂輟上元遊幸廢溫成廟多見聽用

言行錄

同知禮院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張載字子厚號橫渠先生嘉祐三年登第熙寧二年賜對除崇文殿校書同知太常禮院

錫瑞錦

唐馮定字介夫為少卿文宗每聽樂詔奉常習開元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工樂闋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文宗因吟其送客西江詩錫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

賜金紫

宋英宗賜少卿孔叔暮金紫叔暮以勞當遷上不欲以卿監當筦庫之務故有賜後以為例分紀

古今文集

雜著

太常少卿聽壁記

獨孤及

太常掌王帛鐘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地神祇人鬼凡吉凶賓軍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伯秦謂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掌一也後魏太和十五年始建少卿官少小也用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小宗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位亞一等以少叅長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遷秩為亞卿者必於是司故官因職雄地以人貴餘八卿不敢與太常齒廣德中上尤審官注意禮樂其選也以能不以資以恩澤不以勞謂李公卿材也是用超拜公將以忠孝敬慎肅恭神人且懋其官府政令俾無不恪方議酌前賢之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遺塵而損益之乃瞻屋壁所記漫滅於是夏五月己丑皆姓而
名之使如珠之貫盱衡指顧儼若對面日賢者吾得而師之不
賢者吾遠而改之賢遠乎哉既進牘然後命博士河南獨孤及
為之志

太常寺丞

歷代沿革奉常秦官有丞漢多以博士議郎為之蓋五禮六樂
所自出也後漢諸丞皆掌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歷代
皆有之唐因隋太常丞從五品下凡享太廟則修七祀于兩
門之內分判寺事宋皇祐中詔特差近上知禮官一員兼丞
事李泌之請也建炎三年省紹興三年復置元太常寺亦置
丞於少卿之下

羣書要語永於奉常參總禮樂之事

南豐擬制擢丞禮樂之司

胡文公行王丹制

入丞樂卿

丁寶臣制

丞諸樂卿替我邦禮

王

珪制

奉常禮樂之司丞博士實參論議選用之重非他事比

曲

阜集周秩制

詩曰臨風曲臺淨對月壁池寒

權德輿贈柳博士兼太常

暫輟

清齊出太常重携詩卷赴甘棠

自太常丞授工為詩劉禹錫送

王司馬之陝州

古今事實

上言得失

前漢谷永數上疏言得失

決定疑議

陶覆之為丞凡宗廟疑議多所決定時人為之語曰定禮決疑問陶覆之陶氏家傳

懷嫌不去

韋弘為丞父賢以弘當嗣太常職掌陵廟煩劇多過敕弘自免懷嫌不去官及賢疾篤弘坐廟事繫獄分紀

居官不遷

陳文惠公堯佐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十三年不遷言行錄

記東夷曲

唐天后時李嗣真聞東夷三曲一遍授胡琴彈之無一聲遺志

復太廟制

范希純為太常丞舊制太廟薦享逐室設常食一牙盤元豐四

年奏罷之希純奏請復舊制易其名曰薦羞東都事略

詔閱工器

紹興十一年時大樂久廢詔太常丞周執羔輯舊聞閱工器而

樂始備中興系年錄

首論聖學

李浩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至闕首論聖學以為人主務學則其餘嗜好無間而入矣自目李狸撰行狀

銅印墨綬

後漢諸丞皆掌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皆銅印墨綬晉宋銅印黃綬齊梁墨綬

介幘皂衣

晉宋九卿置丞進賢一梁冠介幘皂衣

太常博士

歷代沿革 **秦官**漢叔孫通為博士定禮制博士掌通古今負多至數十人 **後漢**置十四人 **魏晉**時掌引道乘輿王公以下應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歷代皆有 **隋**四人 **唐**因之甚為清選從七品資位與補闕同掌撰五禮儀注按三公三品以上功過善惡為之謚大禮則贊卿導引乘輿贊相祭祀定誅謚及祥瑞之事 **宋**祥符中置博士二員後四員元豐正名初除何洵直博士掌講定五禮儀式有改革則據經審議凡於法應式考其行狀撰定謚文有祠事則監視儀物掌凡贊道之事 **中興**省丞簿而太常博士如故紹興九年諫議大夫曾統言

祖宗朝太常博士四員今見一員只添置一員隆興元年從王

大寶等議併省博士一員元太常寺亦置博士

羣書要語曲臺博士稍試汝能 曲阜行呂希純制 特陞司絕之

屬 胡文恭行呂待問制 從司絕之相禮 行吳紳制 抱叢相儀 行

劉襲禮制 典絕儀於禮閣 行景融制 典相儀禮贊道乘輿 行章

峴制 資淹中之學講野外之叢 同上 稍遷禮閣有贊道乘輿之

榮 行蔣秘制 儀叢典司 行許立制 曲臺贊相之儀 並胡文恭行

解賓王制 訓禮曲臺 夏英公行王正倫制 漢時謂博士為禮官

亦有稱禮官大夫者晉中興博士之職端委佩王朝之大典必

詢度焉 通典 博士掌辨五禮之儀式奉先王之法制適變隨時

而損益焉凡大祭祀則與卿以導贊其儀 六典 朝廷禮制或損

蓋有疑中外謚法或褒貶不決博士皆得正之

白集鄭注

太常博士定謚法掌儀注

兩京雜記

開元中以太常禮儀聲樂

之司屬亦擇才博士尤為清雅

雍洛靈異錄

古今事考

博士入相

崔龜從詔曰博士重官也由此選者繼登三事而又並時同位者相望元和初權德輿李吉甫同在相位長慶中竇易直在中書杜元預提印使西蜀今僕射相公始與鄭文簡公肅中與韋公琮同居中書余復叨重委因志所同以遺它日亦以知博士之選為重焉時令狐絢父楚亦以博士入相時人榮之

郎中兼職

裴蒞通古今祀儀為太常博士及至郎中每兼其職

職林

明練典故

李吉甫貞元為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

參綴典儀

張薦貞元中帝親郊時更兵亂禮物殘替薦參綴典儀略如

舊章

條次新禮

王彥威淹識古今典禮求為太常散吏補檢討官彥威采隋唐禮條次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乃拜博士

又職林云為曲臺新禮

二十卷又採元和已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為續曲臺禮

三十卷

舉修墜典

柳子厚為陳京慶復行狀云公為博士舉疵禮修墜典

改集禮院

令狐絢守兵侍同平章事其日南省上事故事送上而同列必先集於少府監時白敏中崔龜從皆為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署乃改集太常禮院因改為集禮院龜從手筆志其事六典

撰明堂儀

韋叔夏撰立明堂儀注眾咸推服分紀

獲黃鐘樂

李嗣貞為博士訪獲黃鐘眾樂遂和

造方域圖

呂才為博士造方域圖

專戎府檄

南唐高越遷博士淮上兵起召賜金紫俾專戎府檄書九國志

詳曲臺儀

令狐楚曰叔孫通起帝典於梓鼓之中自此以還鴻生碩儒若賈誼董仲舒公孫弘稀不以此進元帝詔丞相御史明於古今通達國體故為博士今行能在臣右者知其班末祿寡莫不以博士為愧臣獨以為榮詳曲臺之儀法攷庶僚之功行太常三卿始蒞事博士無叅集之禮晏公類聚西文

增換樂律

呂才貞觀時祖孝孫增換樂律不能決温彦博曰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王珪魏徵稱才製尺八十三枚與律諧契撰進禮書

元祐五年太常博士陳祥道以所撰進禮書精密給事中范祖禹言其精密過於聶崇義詔兩制詳之通略

榜逐胥吏

陸亘為博士寺有祀生孟貞一作禮史久於其事凡吉凶六儀

祀官不能達率訪貞貞倚其倨橫元和冊皇太子貞參議偃蹇亘榜逐之胥吏失色

追補容典

商盈孫僖宗時為博士時喪亂後制度凋紊追補容典皆盈孫折衷又昭宗將謁郊廟有司不知樂懸制度盈孫按周法以筭

正陰陽書

呂才累遷太常博士太宗病陰陽家所傳書多繆偽淺惡世益

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共加刊正極可用者為五十二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行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佞

進清時圖

米友仁進楚山清時圖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遂除春官外郎人以為榮九朝要略

宜謚文禮

王居正字剛中為太常博士朝廷懲創王氏邪說之禍會故相韓儀公忠彥請謚公引儀云熙寧初闢近臣坐講之請有功名教宜謚文禮讀者皆竦而韓氏子乃以故事未有以禮為謚者謁宰相求易宰相以謂公公不為改呂東萊集

改封衍聖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六
祖無擇遷太常博士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孫宗原為文宣公無
擇言唐開元中謚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是以祖
謚而加後嗣也遂改封宗原為衍聖公

東都事略

引誼固爭

唐紹為博士中宗時始郊祝欽明知韋后能制天子欲迎譖之
即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紹以為非禮引誼固爭詔禮
官議衆曲意同徇將欽明紹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據禮以對

德宗親郊柳冕攝博士據禮以對天子嘉異

議建七廟

尹知章遷太常博士中宗建言以涼武昭王為七廟始祖知章

議武昭遠非王業所因乃止

請為別廟

陳正節遷太常博士元宗奉昭成耐睿宗室而欲肅明皇后并
安焉正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
妣之德并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
小呂以享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閼宮晉簡文帝
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于外以歲時致享肅明準同姜嫄晉宣
后納王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王儀坤廟詔隸太廟母置官又
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為後
商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
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為別廟又言兄弟共

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為別廟太祫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祿獻承序詔可並唐書

奉詔楷書

崇寧中米芾為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堅小楷字作千字文以獻九廟要略

從祀替導

和峴字晦之疑之子也授太常博士從祀南郊替導乘輿進退闕雅太祖謂近侍曰誰氏之子何相禮之明辨乎左右即以峴閣閣對尋拜刑部員外郎掌太常寺太宗實錄

議郊祀禮

唐裴守貞授博士高宗將封高山詔禮官議射牲守貞曰據周禮因語郊祀天地自射其牲漢武帝封泰山令侍中儒生射牲至於餘祀無射牲之文唐書

去孝弟字

崔龜從太和為博士最明禮家公華時享宗廟敬宗祝版稱皇帝孝弟乃去其孝弟從之又稱九宮皆明室不容為大祠詔皆可其議九宮遂為中祠職官分紀

太祝

歷代公華周建天官先六大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秦奉常有太祝漢景帝中元年更名祠祝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廟祝後漢太祝令一人六百石凡國祭
祀掌讀祝及迎送神宋北齊皆置隋高祖置二人煬帝罷太
祝署而留太祝八員屬寺後又增為十人唐開元減置八人
宋元祐官品令太祝從八品元置太祝於博士之下因舊制也
羣書要語太祝掌六祝之辭曰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筴祝
以事鬼神祈福祥也周禮天官

古今事實

好學溫良

陰猛好學溫良稱於儒林以郎遷太祝令

奉禮郎

歷代沿革

大鴻臚有治禮郎四十七人後齊鴻臚寺司儀

署有奉禮郎二十人後周有理禮中士下士各一人隋太常
有奉禮郎十六人統郊社太廟諸陵煬帝減置六人唐二人
從九品上掌朝會祭祀君臣之版位武德中改為治禮郎置
四人永徽復為奉禮郎開元二十三年減二人宋元祐令從
八品元太常屬亦置此官

古今事實

古今文集

協律郎

歷代沿革漢武帝時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後漢亦有之至魏武
帝杜夔亦為之晉改協律校尉宋齊亦有其官梁太常屬官
為協律校尉後魏有協郎北齊二人隋唐因之宋元祐令從

八品元大常屬亦置此官

羣書要語掌和六律六呂以辨四時之氣八風五音之節凡大樂鼓吹教樂則監試之爲之課限凡淫聲過聲及凶聲慢聲皆禁之使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暢於中發於外以應天地之和若祭祀享宴奏樂于庭則升堂執麾以爲之節制舉麾鼓祝而樂作偃麾戛歌而樂止唐六典

古今事實

善新聲

前漢武帝時李延年善新聲以爲協律都尉

識舊樂

魏武帝平荊州得杜夔知音識舊樂以爲協律郎

太廟署令丞

歷代沿革 有守桃之官掌先王之廟漢太常屬官有諸廟令長丞後漢高廟令世祖廟令各一人主守宗廟按行掃除無丞宋太廟令一人領齋郎二十四人隋唐無聞宋別置太廟后廟官闈內各一人以內侍充後改以內侍充隸以本寺置署隸太常有令丞各一人

古今文集

郊社署令丞

歷代沿革 人建國祖宗廟右社稷祭天於南郊之圓丘就陽位也祭地於北郊之方壇就陰位也故有典祀中士二人下

士四人以時而祭則徵役於司隸帥其屬而修除之秦漢魏
晉並置太祝令丞宋有明堂令丞掌宗祀五郊之事唐有太
祝及明堂令梁太常卿統明堂太祝等令丞北齊太廟令丞
兼頌郊祠崇虛二屬丞郊祀掌五郊羣神崇虛掌五獄四瀆
神祀後周有司郊上中下士各一人隋太常統郊祀署又置
門僕齋郎唐郊社署令各一人掌五郊祭祀明堂之位祠祀
祈禱之禮丞爲之式宋嘉祐元年置命將作監主簿石祖元
爲之元祐令正九品元置署隸太常有令丞各一人
令丞各一人

古今事蹟

關

古今事蹟

關

諸陵署令丞

歷代沿革周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
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漢太常屬官有
諸陵令元光元年分諸陵邑後漢每園令丞各一人令秩六
百石晉隸太常梁改曰陵監後復爲令班第二品第九後
周守陵每陵上士一人隋諸陵每陵令各一人唐因之開元
二十五年諸陵廟隸宗正天寶十二年隸太常後改獻昭乾
定橋五陵署爲臺升令爲五品上至德二年復隸宗正永泰
元年隸太常大歷元年復隸宗正後唐應順元年詔特置陵
臺令丞各一人宋元祐令陵臺令從六品元置署隸太常有
令丞直長等官又置提點山陵使及副使

古今事實

為茂陵令

漢司馬相如為茂陵令

古今文集

雜著

陵令箴

漢胡廣

昔在皇葉葬野衣薪禮非極衰不樹不封瓦棺即周虞夏攸增壞不毀庸奢不害生是謂皇極百皇此經故厚不可始薄不可可王孫乃眷西漢爰矩孝文陵臣司墓敢告守人

提點山陵

羣書要語

禮記

草草山陵職事厭厭罷相清懷

章子厚為承恭

山陵使專權有曾誕敷作詞略云

古今事實

擅移抵罪

雷允恭擅移永定陵皇堂而丁謂比之朝廷命呂許公與魯肅公乘傳按視盡得其迹及允恭等盜沒金寶以萬計狀聞抵允恭罪而謂罷相

上疏求去

宋韓魏公嘉祐末以翊戴功輔英宗既為永昭山陵使事畢而上不豫公先自上疏云自有唐至于五代山園使事訖求去今先帝已耐廟而臣時為山陵使事恬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則是不知典故天下且謂臣何神宗再三留之則家不出

大樂署

歷代沿革周大司樂掌成均之云以樂舞教國子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又有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至秦漢奉常屬官有大樂令丞又少府屬官有樂府令丞後漢太常樂令一人秩六百石魏復為太常令丞晉元帝併于鼓吹宋太常有太樂令丞齊梁因之又別領清商丞及有庫丞陳因之後魏太和間置大樂博士北齊置令丞後周有司樂上士中士隋令丞二人唐因之武德後置內教坊于禁中永徽元年改曰雲韶府以中官為使開元二年又置內教坊于蓬萊宮側有音聲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優雜伎自是不隸太常開成三年改曲法所處院曰仙韶院元置令丞隸太常寺

唐書要語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太享用樂掌其陳序

漢書掌教樂人調合鍾律以供邦國之祭祀享宴丞為之貳

六典宮商角徵羽職在大樂漢律歷志心陶唐五帝設為六樂

楊雄太樂令

古今事實

應圖識

明帝永平十二年曹褒奏尚書璇璣鈴日有暈漢德微作樂名大詔政大樂令丞以應圖識續漢書

正雅樂

魏黃初中以杜夔為太樂令使正雅樂時散騎侍郎鄧靜善詠雅樂歌樂師尹相能習宗祀之典舞師馮肅曉知前代諸舞夔

與制定遷協律都尉

教宮伎樂

成帝成和中詔大樂令戴綬教宮伎樂賜米百石布二十疋晉起居注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官考大樂令注

徐筠

按周官大司樂中大夫二人而屬于禮官之宗伯古者取士必
繇乎學其教之也必先乎樂大司樂學官也掌成均之學政樂
非直禮而教亦必非佔俾之謂而已自漢以後射策決科之
學勝博士弟子員徒以區區之文為黜陟之令雖同領屬于禮
官之大常而大司樂不復與聞學政專治樂事所謂樂德樂語
非復先王之舊矣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六終

藝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德吉堂本





